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二十三目錄

士人

唐伯虎

徐文長

張幼子

金華二名士

山人

恩詔逐山人

別號有所本

山人名號

山人歌

王百穀詩

山人對聯

山人愚妄

婦女

命婦朝賀

二婦全邊城

竇氏全印

宰相壽母

三太宰壽母

壽母禍福不同

江陵太夫人

閣老夫人旌表

假曩陽

婁江四王

黃取吾兵部

婦人能時藝

女郎吟咏

妒婦不絕嗣

沈歸德後生

燕姬

廣陵姬

女醫貸命

徐安生

婦人弓足

胡元瑞論纏足

妓女

妓鞋行酒

杜章

劉鳳臺

俠娼

釣園

野獲編卷二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騫輯

士人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呈誤問革困厄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岡卿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卽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郊之報然唐後

亦不聞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徐文長

徐文長

涓

暮年游京師余尙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

面目如曙星性踈弛不受羈馱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

元休

家一語稍不合卽大詆訾策騎歸後張歿徐已癯

老猶扶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

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

宗憲

戊

午浙闈胡嚙按君急收之徐故高才卽上第亦其分內

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

徐所輕銜之方入骨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視

則鴻臚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
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
卿袞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
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罍
丸破碎終亦無恙說者疑爲崇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
者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所俯仰
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
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託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
有人購之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養仍
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余後遇湯問

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掃
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張幼子

吳中張幼子

隸翼

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

鳳翼

伯起弟

燕翼

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

其一則幼子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
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爲太朝奉
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
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救子偶過伯起因微諷
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伴囚

所頂一獻闕下卽就市曹大非吉徵奈何伯起曰奚止
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吾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
私妓一事幼子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余
歎狂言之驗先是幼子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張幼子
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獸之屬余甚怪之以問
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子
賣兄則吾危矣余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
奈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
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
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

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子被難爲辛
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孝廉與姻家
比隣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
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義徧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常
事匿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
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金華二名士

蘭谿吳少君

孺子

爲余大父客幼時曾識其人孤介有

潔癖所攜樹瘿爐鹿皮毯之屬俱極精好炊飯擇好米
自視火候其貌亦似野麋爲詩俊冷自喜不受凡俗人

供養視今日山人輩猶糞壤也又其邑胡元瑞應麟以

丙子舉孝廉乃翁與先大父己未同籍因得與稱通門

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贍洽多所

凌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士楨酒間嘲謔戲呼

趙爲家丁趙拔刃刺之幾爲所中踰牆得免自是稍戢

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

首揆趙蘭谿密戚深交面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華咸

無異議旣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粵東張

孟奇萱得之張益納賂于首揆紀綱祝六者先爲道地

矣或云張豫聲言胡倘見收當啖言官并首揆彈治之

故胡托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隨時俯仰
既失意歸旋發病卒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權稅於吳
橐金巨萬今以養母子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
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吳胡同
里相善無後來游客氣下世俱已久前輩風規猶可想
見趙常吉溫之樂清人遊京師不得志善八法嘗書所
作詩扇上官官持以入今上方幼冲見之喜以布衣召
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闕下趙故與艾沈
諸公善因楚服橐餽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以此知
名喜談兵事上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自效不報見公

卿臺諫抗不爲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供
奉十八年始晉中書舍人又十餘年不進秩以效主上
之裁抑恩澤如此○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適
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并東南諸
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瀟
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謂弇州曰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
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猝
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第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
實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飲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
至曰爲粗人戚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

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兵敗走
萬松嶺然胡伸于戚而紕於趙亦罵座之報歟

山人

恩詔逐山人

恩詔內又一欵盡逐在京山人尤爲快事年來此輩作
奸妖訛百出如逐客鳴冤錄僅其小者耳昔年吳中有
山人歌描寫最巧今閱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
慶薄海沾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失體則可
若云已甚恐未必然○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
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申吳門有陸應陽諸人俱

降禮爲布衣交惟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斯隸役作倡
優態又非諸君比矣

別號有所本

別號濫觴非一有出新意者有自鳴其志者似稍脫套
然亦有所本如倪元鎮自謂倪迂而司馬君實之迂叟
晁明遠之景迂蓋又景司馬則固先之矣倪又自謂懶
瓚則唐僧懶殘宋馬永卿之懶真子又先之矣近日陳
仲醇品格略與元鎮伯仲其別號眉公人頗稱其新但
國初詩人楊孟載名基者吳縣人已號眉菴謂如人眉
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以寓自謙仲醇意亦取此然

亦落第二義矣。○楊在洪武間官至山西按察使與高啟張羽徐賁齊名謂之吳中四傑初楊鐵崖游吳重其才曰又得一鐵矣

山人名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遊無籍輩以詩卷遍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之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撫按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關防詐僞動稱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跽伏菁莽中不夷不漢粗納糧稅者呼爲山總山

老其部落則名山人正德間鬱林州土夷章觀敬上疏
求入貢直署其銜曰山人某更屬可笑然南宋講學盛
時如白鹿洞等書院主其教者亦稱山長故元尙沿之
蓋山派不同如此○唐太僕卿韋觀爲巫所挾哀懇曰
願山人無以爲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劉
叟以醫卜自稱山人又金元胡俗凡掌禮儀相亦稱山
人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

鳳翼

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爲人因作

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友

人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并沈去之張以
母老至庚辰科卽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
迴別故有此歌然亦徧矣

王百穀詩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
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
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爲袁元峯
煇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爲脬殿爲屁以諱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
云臆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

仲淹 道貫 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

瘡作果眼中蘿蔔斃爲花時王正患梅毒徧體而其目
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
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
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
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更巧也
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曰周書爲蚯蚓拖
泥周亦曰王書爲螳螂打拱似亦微肖云

山人對聯

向見王百穀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晒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菊
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
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
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王錢用杜句十
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
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卽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
夢蘭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
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裡青山跳出來又
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
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
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
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美且妬之
詈爲呶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
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卽有徽人手
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
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
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遊秣陵以

詩自負儻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僱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卽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暝之則曰此輩以文墨餽口

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
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
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
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
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儂巧善迎意旨其曲體
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
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矣。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
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青衿之能捲堂
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婦女

命婦朝賀

明制三品以上命婦遇太后中官大慶元會令節例得朝賀然朝士拜禮除朔望升殿外卽常朝亦五拜三叩頭命婦則不然僅行四拜禮止於下手立拜惟致賀受賚時一跪叩頭而已先三日赴諸王館習儀亦然此聞之故老者往時儀注則十二拜凡以三次行禮又或八拜以二次行禮猶然四拜也蓋自古婦人皆立拜惟後周天元帝令婦人朝天堂俱效男子俛伏武周時亦然然僅行之一時漢唐平世俱不爾也宋時不可考然宋天聖中明肅太后臨朝欲代郊天宰相薛簡肅不許曰

果爾太后將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事遂寢其時如古立拜可知矣今士民家婦人伏地頓首與男子無異蓋沿故元之習也命婦入朝例許帶一婢俱以女或媳充之后妃賜問亦全不諱更問字何氏嫁何年讀何書豔黠者多叨橫賜臣妾之禮大遜外廷近聞上下亦稍隔絕矣又每人給一圍屏一溲器可謂曲體之至但官掖邃遠以春尖徒步爲苦耳○國家大喪凡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亦得入思善門哭臨貌旣多寢陋飾又皆藍縷且苴麻從事拜起踰跟宛然鄭俠所獻圖朝士見者往往破涕爲笑

二婦全邊城

正統己巳遼東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者守備鎮靜堡大虜入犯忠力戰不勝攻圍甚急其妻左氏曰此堡破在旦夕吾寧死不受辱君其勉之遂與母及其三女俱自經忠感憤拒守愈堅虜終不得志遂解圍城賴以全事聞上命贈左氏爲淑人諭祭賜葬旌其門曰貞烈而忠進指揮同知今上壬辰寧夏之役蕭如薰以參將守平虜城哮劉勾虜以數萬衆圍之守禦單弱人有危心蕭妻楊氏膚施大司空晴川兆女也盡出資斧簪珥媯士身率健婦乘城命如薰出戰晝夜苦鬪賊竟退去

不能東犯上以其功大立進大帥至今嚮用楊氏後以
病亡其時但以蕭功聞不及特旌其妻也二事頗相類
但生死大異故國家之報亦不同蕭之賞固非倖得而
趙忠當時僅進一階何酬庸之薄也。趙忠既爲守備
則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入銜矣其在今日則必陞參
遊等官卽不然亦必都司佐擊矣而英宗朝尙不然蓋
揮僉乃其實職故以正四轉從三非如今日但以流官
方面之銜遞爲遷擢因有以實職百戶而竟登壇者不
惟大司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曉祖職當如何遷陟
矣

賈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華林大盜起圍瑞州府攻之時缺
守臣獨通判姜榮署印姜先爲工部主事坐丁巳計典
謫是官甫至郡倉皇無備亟集兵與戰不敵度勢不能
守密以印畀妾賈氏匿之賊果破城入廨署求姜倖勿
得而得其妾欲殺之賴賈哀祈而免遂執賈瀕行賈已
先藏印圃池中矣時姜所部高安人盛豹父子同罹難
潛語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紿賊
曰可速遣盛父報主人持多金來贖我今有盛子作質
不慮逸也賊信之偕至地名花塢鄉者詭以渴求飲急

投道旁井賊退厝于僧院以事上聞詔義其事旌之曰
貞烈立祠植碑而祀焉姜棄城當服上刑臺使者憐賢
節俠特委婉開其罪且爲叙功進同知姜脫死歸郡繼
兩閱月復買一姝麗時議遂大薄之未幾竟褫職去竇
京師崇文坊人也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此女獨從容
就義智勇兼備卽史冊亦僅見若姜榮負心則犬豕不
若矣余向見妾媵得諡者而偶遺此且貞烈亦祠額非
諡也然足以不朽矣竇氏尙有唐淮西竇桂娘通謀陳
仙奇事亦奇偉可與此女並稱俠烈

宰相壽母

正嘉以來宰相現任父母具慶者爲常熟嚴文靖興化李文定江陵張文忠蒲坂張文毅俱及見其子正位黃扉真熙朝盛事內常熟興化二公又得解相印歸奉二老親以壽終尤爲全福蒲坂以外艱歸又奉其母胡喪然爲繼妣非親母也惟江陵公用封公歿奪情致口語而歿于位其太夫人親見子之削奪家之籍沒子孫滿前俱罹桎梏入囹圄至有雉經有遺戍真所謂以壽爲戚也正德十一年故相李長沙歿于邸其母一品太夫人麻氏在堂直至嘉靖三年始歿在文忠身後又九年無子無孫孑然一嫠婦又貧窘不能支朝夕方之趙夫

人情境不同苦趣則一也。○成化間劉壽光刻拜相父
母俱無恙

三太宰壽母

世宗朝太宰南昌熊北原諫有母九十請終養上不許

賜其母廩米存問一時稱異典繼而太宰蘭谿唐漁石

龍有母亦九十則已罷歸里矣至今上則有太宰海豐

楊夢山魏有母一百餘歲尙康健何壽母之偏鍾于冢

宰乃爾他如閣臣嚴常熟李興化張江陵皆有父母在

堂然眉壽不及也。○嘉靖間南兵部尙書浙之鄞人張

文定邦奇以養母歸其母亦年百歲但文定以甲辰年

先卒而母之卒以甲寅凡哭子十年不爲全福又正德間南太宰王海日華其母亦九十餘又正德末太宰陸水邨完被籍遠戍其母葉氏遠治入獄後死于京邸則不如早歿爲愈矣

壽母禍福不同

趙括之母以豫言其子不可將及敗績免誅唐僕固懷恩母以持刀逐殺其子後亦不從坐且加禮焉本朝無此等賢母其荼苦亦過之正德之庚辰吳門陸水邨太宰以通逆濠下獄至俘獻于朝籍沒其家陸幸免正法斃於荒徼其母夫人葉氏就養京邸身罹其變竟客死

都下業九十餘歲矣嘉靖甲辰南大司馬張邦奇卒時
僅六十餘而其母已九十又十數年壽百餘而歿雖獲
令終然亦哭子近年則江陵張文忠以今上壬午終於
邸第太夫人趙氏扶櫬南還未幾張削奪見籍長孫雉
經餘亦遣戍趙已八旬目覩慘毒未幾亦以憂卒此兩
母者皆以壽爲戚矣又遼廢王憲燿以隆慶戊辰削爵
除國錮于鳳陽至壬午江陵公捐館廢王繼之其生母
爲莊王次妃王氏尙無恙上章爲廢王辨冤歸其罪於
江陵公求復故封上終不允遼與張無深仇其時有導
之者然千乘太妃歷盡艱楚時莊王薨且五十年矣何

如先驅螻蟻地下也壽母如永樂間兵部尙書趙玃賜宴華蓋殿因輟御筵所餽悉賜其母又以元宵節賜宴知戶部尙書夏原吉母來觀燈賜之酒食并鈔皆備極寵榮兩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終天年而夏母之亡又荷仁宗鈔米諸賜且給驛護行有司治葬尤不易得嘉靖中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余曾記之近年則首揆王太倉在京時因母思歸特遣官乘傳送之回南王雖辭免而恩則厚矣比謝事數年太夫人始以壽終上特親酒宸翰曲加慰勉并致賻百金及麻白布紵絲新鈔皆加等此從來故相居家所未有也此數母者皆可謂遇

矣至江陵之與遼庶二母同處一方同時哭子且風墜
糾纏勃谿詎諛真皆不祥人也何以草木之壽爲○天
順間工部右侍郎陸祥由石匠起先是有母老病上命
光祿寺日給酒饌再賜鈔爲養其人與太宰陸完俱吳
人也二嫗同享祿養然祥母安於完多矣

江陵太夫人

江陵歸葬封公還朝卽奉上命遣使迎其母趙太夫人
由江路入京將渡河私憂之私謂其奴婢如此洪流得
無艱于涉乎語傳於外其調察者已徧報守土官復傳
稟曰過河尙未有期臨時當再報旣而寂然漸近都下

太夫人心疑之又問何以不渡河則其下對曰賜問不數日卽過黃河矣蓋豫於河之南北以舟相鈎連填土於上插柳於兩旁舟行其間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比至潞河昇至通州距京已近時日午秋暑尙熾州守名張綸具綠豆粥以進但設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其臧獲輩則飫以牲牢蓋張逆知太夫人塗中日享甘肥必已屬厭反以涼糜爲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謂相公曰一路煩熱至通州一憇始遊清涼國次日綸卽拜戶部員外郎管倉管糧儲諸美差相繼入手矣張號釣石山東汶上人以歲貢至今官江陵敗張亦劣

轉長史

閣老夫人旌表

閭左小民不知禮義其婦女能勵志守節自宜旌異若士族固其分內事也況公卿大家乎以故京口鄞文僖繼室未三十而寡後年至請旌時吳文端山爲禮卿謂夫人生前享一品榮封自合發居何用表宅如庶姓時徐文貞在政府亦爲之言吳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徐語塞事遂已此見之徐太室宗伯劄記中其時徐爲祠曹郎也然垂老再娶惟西北士夫居多江南則不盡然近長垣李霖寔以少保憂歸服滿續婦時

李年甫知命新夫人則僅二八耳結褵罷出外宴客則室中悲泣不絕聲其女僕輩勸慰曰主翁衣蟒圍玉座八人輿富貴已極今夫人亦如之矣何所苦而不懌夫人叱詈曰汝奴才何知八人輿可昇至枕上耶少保聞之長吁而已乃知暮齡納正室真是多事無已則小星三五他日任其去留爲得之。嘉靖間張永嘉相公亦繼娶潘氏上密賜金帛以助其聘時張已耳順久矣潘爲興邸舊姻說者譏其附托猶然議大禮故智也

假曇陽

王太倉以侍郎忤江陵子告歸其仲女曇陽子者得道

化去一時名士如弇州兄弟沈太史

懋學

屠青浦隆馮

太史

夢楨

瞿胄君

汝穆

輩無慮數百人皆頂禮稱弟子

先已豫示化期至日並集於其亡夫徐氏墓次送者傾

東南說者疑其爲蛇所祟蓋初遇仙真卽有蜿蜒相隨

直至遺蛻入龕亦相依同掩則此說亦理所有然和同

三教力擯旁門語俱具弇州傳中初非誣飾也事傳南

中給事牛惟炳者遂贊以獻江陵疏稱太倉以父師女

以女師人妖誕不經并弇州輩皆當置重典時徐太室

學謨

爲大宗伯太倉同里人也力主毀廬焚骨以絕異

端慈聖太后聞之亟呼馮璫傳諭政府江陵驚懼始寢

其事曇陽之爲仙爲魔皆不可知乃其靈異旣彰灼辭世又明白則斷無可疑旣而太倉入相後漸有議曇陽尙在人間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鄞人婁姓者自云曾試童生以風水來吳越間挈一妻二子居處無定其妻慧美多藝能且吳音蓄貲甚富緝盜者疑之蹤跡之甚急度不可脫則云我太倉人王姓汝勿得無禮於是譁然以爲曇陽矣傳聞入婁江時相公在朝乃子辰玉亦隨侍僅一從叔諸生名夢周者代司家事急捕此夫婦以歸訊之則曰吾真曇陽也當時實不死從龕後穴而逸耳夢周亦不能辨因自稱相公女愈堅吳中鼎沸傳爲

怪事王氏之老僕鄉居者及宗黨之耄而曉事者獨心
疑之諦視詰辨良久忽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始色
變吐實蓋相公乃弟學憲鼎爵愛妾也學憲歿竊重貨
宵遁不知於何地遇婁遂嫁之二子其所育去凡四年
矣初爲人所指目遂因訛就訛冀王氏忌器釋宥不虞
尚有識之者夢周付幹僕嚴繫之以待京師返命處分
此婦復誘幹僕私通乘其醉懈攜二稚并婁夜竄後竟
杳無消息余嘗叩辰玉令姊升舉後曾有盼蠻相示以
踐生前諸約否辰玉云絕無之想亦恨僞托者玷辱清
名故秘其津導耶

婁江四王

初曇陽化去弇州與相公俱入道退居曇陽觀中屏輦
血斷筆硯與家庭絕其弟麟洲和石兩學憲亦在其家
薰修焚鍊謂驂鸞跨雀特剩事耳如是數年而麟洲起
視閭學未幾相公麻命下亦應詔北上弇州孑然苦寂
遂返里第尋和石不起弇州亦以南副樞出山不三年
觀中遂無四王之跡曇陽高足僧名道印者以傳燈第
一人守觀旋歿麟洲從太常子告亦繼之弇州從南大
司寇得請歸追痛道心不堅再嬰世網未幾下世後來
惟相公身正首揆子登鼎甲但於學道本來面目遠矣

所以古來神仙必居窮山絕境。○和石初於曇陽事與
弇州俱不甚信後屢著靈異弇州遂北面而和石亦息
喙矣時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違言其實不然
蓋故甚其辭以間其伯仲也

黃取吾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

建衷

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

同邑梅湘衡司馬長女嫠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
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
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
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

且述厥夫慙懃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旣而習熟司馬忽戒遠遊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績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扁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論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

二十三年始第

婦人能時藝

山陰張雨若

汝霖

駕部曾爲余言同里孫司馬樾峰以

甲戌舉南宮第一人而少時師傅惟其長嫂所授卽冢

宰清簡公嫡配而俟居

如法

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

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樾峰受其教

以取大魁又漢陽蕭象林

鳴甲

戶部爲余言其從兄大

茹

丁泰

大行少時疎於制舉業屢試不第後入貲爲上

舍其內子閱其文輒塗乙之殆盡戒其勿行不聽而終

不售至庚子歲始謂曰今年屬草稍有文氣當偕子出

乃買舟沿塗與揚扞改竄至入試顰蹙歎曰第可博榜

尾綴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將盡矣因挾之出都城僻處
日夜課之及新春始稍色喜謂子功力盡矣奈天資不
超技止此耳然尙可望本房首卷旣撤闈遂舉第八名
則給事王斗溟士昌所拔也夫孫之父爲文恪宗伯蕭
之父爲漢冲會元而義方之訓反遜閨閣之玉成何也
且良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未聞嫺習時藝評隲精確
乃爾卽擁皋比何忝耶真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見
之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雲薄清冷不

勝單袂衣以爲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
遊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在吹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
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
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
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
他擬以同徐姓并及

妬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妬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
二也以余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
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

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
聞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苦口傳語始
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
其門人相知者欲徃謀納副筵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
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
耳門人不敢啟齒而退時沈夫人踰六望七矣乃知妬
婦末路亦自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
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沈歸德身後

沈龍江相公清節近世罕見室無姬媵謝政後伉儷皆將稀齡夫人猶劑調經藥因絕血亂其女尤奇妬沈繼子爲所毒遂懵不識人相公彌留欲一見之遏不令通銜恨而絕其女必欲以他子承業而沈氏宗人不許其繼子尋天所得諸蔭皆爲羣從分受拜官而去丹旒素帷莫適爲主聞靈柩至今在堂賜域尙虛蒸嘗失所先朝耆德一旦爲若敖之鬼聞者憫然歸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必有經紀其家者

燕姬

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

婦女以伴寂寥其間豈無一二志節可取者無奈生長
輦轂饑慵性成所酷嗜惟飲饌衣飾所諳解惟房闈滌
酣吾輩每買一姬則其家之姑姊姨妹屬至而勸藥砧
稍不自愛者一爲所蠱輒流連旬月甚至更番迭進使
才居男子髓竭告終則邸中囊橐皆席捲而歸不決旬
又尋一南人與講婚媾矣以余目覩覆轍相尋而士友
輩尙如猩猩試酒未能盡悟其間命高福厚者每迫他
事南還則此曹相率先行所餉不滿所望必齟齬彈舌
猙兇萬狀以故晉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謂其出京不
用也古人云燕趙多佳人意者別是一種耶

廣陵姬

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或有嫌其爲瘦馬余深非之
婦人以色爲命此李文饒至言世間粉黛那有閨闈揚
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爲恒業卽仕宦豪門必蓄數人
以博厚精多者或至數十人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
卽應對步趨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
故大家妬婦亦有嚴於他方寬於揚產者士人益安之
子久遊其地見鼓吹花輿而出邗關者日夜不絕更有
貴顯過客尋覓母家眷屬悲喜諸狀時時有之又見購
妾者多以技藝見收則大謬不然如能琴者不過顏回

或梅花一段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能奕者不過起局數着能歌者不過玉抱肚集賢賓一二調面試之後至再至三卽立窘矣又能書者更可哂若仕客則寫吏部尙書大學士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則書解元曾元等字便相詫異以爲奇絕亟納聘不復他疑到家使之操筆則此數字之外不辨波畫蓋貌不甚揚始令習他藝以速售耳食之徒驟見未免歎羨具法眼者必自能辨又其俗最重童女若還一方白絹者徵其原值必立返以故下山者卽甚姝豔價僅十之三

女醫貨命

慈聖皇太后久病目疾屢治屢發至癸丑年有醫婦彭氏者入內頗奏微効且善談諧能道市井雜事甚愜太后聖意因留宮中而懷孕已久其腹皤然宮婢輩俱勸之速出彭貪戀賞賚遲遲不忍決一日忽產一男於慈聖位下宮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上大怒立命殺之賴慈聖力救宛轉再三上難違慈旨命貸其死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聖卽上仙蓋寄產雖俗忌然不避者禍立見卽已嫁之女有姪其夫非贅婿而歸寧者母家必遣之行況宮禁乎

徐安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鑒古善談爲余父客
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
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做梅
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一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
暑酷堪愛酒杯碁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
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
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
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
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
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

可念也余向紀徐姓女三人矣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裡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益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

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絛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虜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此弱虜制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女驅之出塞

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別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
世固有不愛雙纏者瞿君此策亦未爲制勝也○近日
刻襍事秘辛紀後漢選閔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
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
名王忠文得之士會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書
太真爲所惑耳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
說誠悞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
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咏婦人足者甚多

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永興公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履閹帥令輿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可爲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宵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余已記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妓女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鞵織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杜常

角妓杜常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艷冠一時雲間范牧之允謙孝廉故學憲中吳之長公今學憲長倩之伯兄少

時佻達一見契合兩人誓同生死而范婦翁爲陸阜南

樹德

中丞聞之大怒訟之官繫甯獄中牧之以重貲竄

取而出攜之遠逃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瀕殆
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於邸中矣甯扶柩歸自度歸時
陸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兩袖中一實渙碁一實
宋硯二物俱牧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躍入水救
之無及矣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不必備錄獨死
後一事甚奇余頃北上渡楊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
皆力止以爲不可余怪問故則云近日江西一仕客過
此有小奚臨江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污我

頭鬢我名杜葑游戲水府者將三十年乃一旦見辱至此仕客大駭且不解吳音急泊舟詢故老知其事者爲述始末仕客具牲醴拜奠首過小溪始甦然則葑爲水仙耶抑入鮫官作織綃人耶總之怨忿所結未能托生沉滯滄波亦可哀矣○吳中張伯起曾語余曰丁丑春臨場時徃省牧之病時葑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則葑以口承之卽嚥入喉一嚥一殞絕頃刻間必數度吾觀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卽葑韻致故在亦憔悴無復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葑應曰君怯甚不可多語傷神我上天入地必隨君范亦

爲哽咽此時已心知二人必無獨死理矣伯起每爲余談此淚尙承睫余亦爲之掩袂

劉鳳臺

燕京歌妓劉鳳臺以豔名一時今上丙子宣城沈君典吾鄉馮開之俱以公車入燕與之游後沈馮同爲丁丑廷會二元而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尙旻林本賈人字丙卿與沈馮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年劉死于燕林方賈於武林聞訃星馳以北馮以謫居在家爲詩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家却恨花開又落花司馬青衫舊時淚因風吹不到琵琶其感慨甚深林不以爲忤比入都迎

劉嫗厚養之刻玉爲主書鳳臺名而題長短句於背曰
人時倒郎懷出時對郎而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
空繞徧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
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作生前輕
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因抱玉主自隨晝則供食夕則
附枕仍攜以賈於四方偶至粵西爲劇盜陳亞三等所
戕而沉其尸於江會同邑人亦林姓者爲梧州府推官
習聞玉主事適亞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橐
中得玉主始駭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從得之盜始
吐實得林尸於江斂而歸之盜盡服辜時謂非玉主則

林寃終不白劉蓋得請於冥司以報林始終之誼也林之姻家葉少宰已爲丙卿傳紀其事而余又聞於林之姪號經宇者因記其略如此○開之先生曾語余曰鳳臺美不待言卽薦枕時肌體之柔膩情致之婉媚兼飛燕合德而有之宜林之惑溺至此也

俠娼

壬子季夏余以應試在邸中方逃暑習靜友人麻城邱長孺侵晨警門入邀至其寓先有一客在云是浙鄞范仲子各進糜蔬並馬出城余苦辭不獲問以何往第曰第去必有竟日歡從之出西郊十餘里日已漸高抵一

第門甚壯入門一大廳事若勳戚家坐少頃有女鬟捧
茶至云姑少待娘卽梳裝矣余已訝之旋招余帶入其
臥室雖敞而不華所陳衣篋鏡奩左右充滿待其粧畢
始肅客問起居邱范皆其舊識問余此卽沈君否余曰
是也因微笑不答其貌不甚白皙而雙瞳特明秀鬢髮
如雲體纖弱不勝衣約年二十矣因導余輩從西角門
入則又一徑喬木蔽日假山亦已古色又得堂廡加大
前俯一池寬三數畝荷已盛花中有敗舟二因謂余曰
此小舸久廢目下將葺治與兄采蓮爲江南之樂兄許
之否余不測所以但唯唯謝尋以飯進少憩卽入內治

庖邱因謂余曰此人故狹邪不知所從來此卽其新買第宅所蓄不貲將擇偶以托身彼謀之我我謂非兄不可今日之設意在定盟余兩人主議耳余疑駭不敢置對旣而酒肴畢陳侍婢競出俱曉絲竹亦粗能南北曲第未精耳四人相對轟飲日漸旰其人亦微嚙相勸余請別再三邱范曰吾輩當先歸明日攜一樽與汝二人稱賀余變色不許請以場後再續此遊各跨馬辭去其人泣然若不勝情終無他言入城時日在虞淵矣余旣下第不復共冶兒往還尋謀南歸往別邱因叩以此妓近況邱答語支吾似已他有所主不欲明言余不復苦

詰又數年卹從遼左從軍歸遇之邸舍余偶再及往事
邱始歎息愀然曰悞此子性命者君也向年委誠於君
君堅不從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誘之遂訂偕老范故
好蒲博又謀復故官盡散其資裝以及田園之屬幾萬
金往時會飲大第亦售三千金盡爲范所浪費以致簪
珥俱盡姬侍亦散鬻子然一身不給朝夕范別囑一娼
棄之不顧已投繯久矣其姓劉行二余至是始得其姓
氏爲黯然不怡者數日范名家子曾登戍戍武進士官
都閫中廢今亦已流落矣劉氏俠而憨初無遠謀定見
爲雄狐所蠱竟至非命真是可憐而范負心至此恐薄

伴二字不足以盡之。○范字仲凝近見士友云其人慣誘娼女作此等伎倆非一度矣

釣闥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撲兒法穢亂宮掖延及戚里勳貴以至都中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特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覷今兩都淫室遂做效之至

於今若武林閩閩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
非坊曲比也

野獲編卷二十三終

野獲編卷二十四目錄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京師舊城

四輔城

西苑豢畜

南內

射所

書院

會館

周宣王石鼓

京師園亭

房山縣石經

京師名實相違

白石

畿內三大

口外四絕

內市日期

廟市日期

京師俗對

揀花掃雪

帳房

外郡

南宋陵寢

雪山

鄭州

入滇三路

貴定縣

靈巖山

風俗

六月六日

傅粉

小唱

男色之靡

火把節

種羊

同川浴

丐口

技藝

鬪物

李近樓琵琶

宋時譚語

戲物

縉紳餘技

野獲編卷二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今京師厚載門內逼紫禁城俗所謂煤山者本名萬歲山其高數十仞衆木森然相傳其下皆聚石炭以備閉城不虞之用者余初未之信後見宋景濂手跋一畫卷載金臺十二景而萬歲山居其一云韃靼初興時有山忽墳起說者謂王氣所生金人惡之乃鑿其山輦其石聚於苑中盡夷故地元滅金都燕以爲瑞徵乃賜今名

陶宗儀輟耕錄亦云然此其說確矣又有梳妝臺與此山相近子幼時往游尙有圯材數條今盡朽腐存臺基而已相傳爲耶律后蕭氏洗粧之所似亦猶煤山之說耳其旁又有兔兒山較煤山甚卑不知所始當遼盛時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遣人跡之其地乃一小山甚奇秀因鑿而輦致於此鑿之夜山鳥悲鳴事見遼史中疑卽此山因指以妝臺近地則宣宗御製廣寒殿記竟不及此山所自來僅引宋艮岳爲喻蓋以艮岳足垂戒萬世也遼金爲厭勝之術致竭中國民力移山不恤非遼金必不忍爲然皆無裨於運數止資聖朝官苑巨觀

始信廢興天定徒費經營亦猶隋煬帝疏汴渠祇供宋朝漕運而已況犬羊之相噬哉高昌國之先有玉倫的斤者尙唐金蓮公主唐使相地者至其國云國有福山其強盛以此盍壞山以弱其國唐以婚姻求之的斤遂與之唐人焚以烈火沃以醞醋其石碎乃輦而去鳥獸俱悲號七日的斤死傳世者又數世乃遷於火州然則遼金又祖唐故智耳

京師舊城

都城之北有故土城環抱東西北三面與都城聯合相傳元時京城在此本朝移而稍南按今鼓樓正在城之

北頗壯麗或云此卽元之前朝門也以土城驗之理或
然歟又今彰儀門之西近門有天寧寺者本隋文帝所
建名宏業有高塤以藏舍利其塤至今完好像設木石
堅緻古樸風鈴四徹聽之心魂肅然此塤在仁壽中放
光文帝命繪圖以進今宦游京師者旣不能知問之寺
僧亦惜不曉并古碑碣無一存者宜古蹟之日湮也

四輔城

今上壬辰寧夏劉哮之亂未寧而倭事又起時張新建
新從田間起拜末相上奏云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
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

鎮不四百里東南去天津衛海口不二百里而南去紫
荆關不三百里俱迫近輦轂倘有風塵之警卽直犯都
城可爲寒心今宜於近京周圍數十里內卜水土之善
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
外設教場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以三大營爲中軍
其四城各撥兵萬人以五府知兵者統之俱聽戎政大
臣節制蓋倣漢南北二軍宋禁廂二軍及我太祖浦口
大營之意謹繪圖進覽上允之下部已議於六里屯八
里屯建城矣而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御史樊玉衡等
稍稍尼之上乃命俟倭事寧息舉行其說遂中寢至戊

戊秋張以東事爲給事徐觀瀾所劾閑住去遂至今無
議及之者余謂三輔相倚在西漢已爲勝策唐初太宗
令武功麟遊諸縣各設府兵卽其遺意中葉以神策軍
領畿甸諸縣亦踵此制後以中官領之始授太阿於魚
程輩耳而奉天一縣終以桑道茂之言聚兵糧其中得
濟大中之難至末造而同華幽岐各領節鎮雖跋扈屢
見而禦侮亦有力焉天下事本無全利全害今宦官久
不操兵柄文臣爲制帥以統諸大將亦豈有藩鎮分裂
之患則立四輔以擬三輔爲非時干輒之用其視調遣
召募勞逸百倍未爲無見但張欲於數十里內建四城

似乎太近宜用其意而變通之往時邱文莊建議立四輔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關一帶及扼控遼左以易州或真定爲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清爲南輔俾護漕運其說大抵與張新建同而所議建輔之地遠近大異邱欲以臨清爲一輔則去京太遠似當立於河間天津之間卽極南亦當在德州故城爲得之至若邱議盡罷兩直隸河南山東班軍之人操者其說最當蓋班軍昔猶攜家以來然已疲於道路不任執戈近日則領班都司卽於近京僱老弱飢民冒名充數比事畢出都俱鳥獸散去又非邱在時比矣

西苑豢畜

余往年初應京兆試暇日同戚畹郭小侯游西苑見豢
龍諸禽頗珍異足爲耳目玩至若虎豹之屬無慮數十
俱貯檻中腥風逆鼻爪目可畏意甚憎之又有所謂虎
城全如邊外墩堡式前後鐵門扃固畜牝牡二於苑中
設一廳事爲其避雨雪處昂首上視如訴飢狀好事者
多投以雞犬雞無知初尙啄其目虎一噓氣毛羽盡墮
狗初投下卽已悻而僵任其糜啜而已聞每一獸日給
羊豕肉數十觔似此不經之費真可省十年來無心續
舊游聞上夢虎噬足次日令人絕其食計虎城中但存

虎骨矣

南內

余曾游南內在禁城外之吳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卽景泰時銅英宗處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具體而微旁有兩廡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聞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衛寂寥卽膳羞從竇入亦不時具并紙筆不多給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錢后日以鍼繡出質或母家微有所進以供玉食故復辟後待錢氏甚厚至兩幸其第或云今所傳

誦三官經爲英廟無聊時所作南內諸樹石景帝俱移去建隆福寺後英宗反正將當時內官鎖項修葺旣成壯麗大逾於舊雜植四方所貢奇花果於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閣臣游賞當天順修理畢工時尙書趙榮侍郎蕭祥陸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襲榮以楷書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異途可笑

射所

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間燬於火後詔遂廢之爲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象以非時來偶一演之耳會試放榜次日新郎君

並集於其中官廳內請見兩大座主榜首獻茶於前亦可作南宮一佳話竊謂慈恩寺名正與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卽以雁塢題名事屬之每三年輒許南宮諸彥泚筆記姓名於中亦聖朝盛事而僅充芻牧決拾之場耶射所東門卽雙塢寺寺隄而有二碑浮屠最古聞是唐憫忠寺故址寺本唐文皇征高麗回哀渡遼將士殞身行間作此寺追薦之後金人俘宣和靖康二帝至京會寓於此至宋亡文信被執而北亦繫此中惜無有表彰故蹟者近聞一大老云憫忠寺在宣武門外當攷

書院

書院之設昉於宋之金山祖徠及白鹿洞本朝舊無額設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菴唐荆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爲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託吾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徧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爲權相大罪之一請盡行

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臬比相高書院聿興不減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爲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戒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明各立塾舍名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當正德間書院徧宇內宸濠建陽春書院於南昌以劉養正爲講學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夢陽爲之記張璁尙爲鄉貢士亦立羅山書院於其鄉聚徒講學其不自揆類此

會館

京師五方所聚其鄉各有會館爲初至居停相沿甚便

惟吾鄉無之先人在史局時首議興勸會假歸未成子
再入都則巍然華構矣然往往爲同鄉貫游所據薄宦
及士人輩不得一庇宇下大失初意今思唐人藩鎮俱
有進奏院凡奏事將吏及部曲貿易都下者俱得居之
卽跋扈如淄青李師道昭義劉從諫輩俱得置邸如故
事蓋示王者無外其法甚善此又不止於桑梓萍聚如
會館已者今天下一家省直撫按藩臬大吏其奏事承
差舍人充物都下散處旅店易作奸宄何如亦倣唐制
令各處聽設一院以待二司各府之入覲及承舍之奉
差者最便計也況巡撫及總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師

專司邸報此亦進奏院遺意引而伸之不爲荆見駭聞也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慶始徙置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又得其二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竝列使後學得觀周世第一奇文卽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笥藏者粘沒罕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段

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
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卽良岳無片磔存者十
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爲文藝佳話
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
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尙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
楊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京師園亭

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
軒豁廟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游汎惟城
西北淨業寺側有前後兩湖最宜開徑今惟徐定公

文

壁

一園臨涯據溪似已選勝而堂宇苦無幽致其大門

棹楔顏曰太師圃則制作可知矣以予所見可觀者城外則李寧遠圃最做主人老憊不復修飾聞今已他屬張惠安園獨富芍藥至數萬本春杪貴游分日占賞或至相競又萬瞻明都尉園前憑小水芍藥亦繁雖高臺崇榭略有迴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又米仲詔進士園事事模效江南幾如桓温之於劉琨無所不似其地名海澱頗幽潔有威曉李武清新構亭館大數百畝穿池疊山所費已鉅萬尙屬經始耳其豪貴家苑圃甚夥併富估豪民列在郊垆杜曲者尙俟續游蓋太平

房山縣志 卷二 四
已久但能點綴京華卽佳事也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
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
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
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
往視衍卽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
年浙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余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
續成全藏子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
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闕此

爲迷津寶筏今輦下彫弊不似往年官掖貴貌亦未聞
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軼而後已自南
唯唯亦未以爲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京師名實相違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
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稱也然正不止此儒生
之曳白無如國子監官馬之駑下無如太僕寺歷學之
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之謬誤無如太常寺帑藏之空
乏無如太倉庫士卒之老弱無如三大營書法之劣俗
與畫學之蕪穢無如制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眞可浩

歎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爲日課然皆
不得自由一入衙門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坐堂皇者
如傀儡在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間有苛察者
欲自爲政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引久遠不行之例使
其耳目瞽亂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譴責而後已若套子
宴會但憑小唱云請麪卽麪請酒卽酒請湯卽湯弋陽
戲數折之後各拱揖別去曾得飲趣否拜客則皆出長
班授意除赴朝會謁貴要之外遠近遲速以及當求面
當到廳當到門導引指揮惟其所適卽使置一偶人於
輿馬間不過如此世間通弊固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若

前云諺語之屬則開剏之初必無此事

白石

本朝陵寢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兩朝再建三殿兩官其取石更繁倘鑿之他方卽傾國家物力亦不能辦乃近京數十里名三山大石窩者專產白石瑩徹無瑕俗謂之白御石頃年三殿災後曾見輦石入都供柱礎用者俱高廣數丈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又如嘉靖初改營興獻王顯陵正苦乏石而襄陽之棗陽縣忽得白石如京師之大石窩斧鑿相尋用之不盡不惟陵寢早竣楚之民力亦賴以少甦真非偶然

畿南三大

今北方諺語云滄州獅子景州增真定府裡大菩薩爲
畿南三壯觀余皆及睹實燕趙間所僅見大佛爲唐釋
子澄空所鑄凡經三度最後投身火中始成然其像本
三截不知當時冶鑄法云何余過時迫暮不及登閣次
日四更卽發至今以爲恨滄州鐵獅最大向曾有逸盜
叛伏其中搜捕不獲後知其故遂剗破其腹滄在唐爲
橫海軍節度使治所後又名義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
以立威儀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治訛傳也景州在唐
爲橫海軍巡屬本在內地自石晉割羅龍諸道後遂爲

極邊無復險隘可守乃詭云建塿實爲觀望之所今塿
比他方製狹而級高全與邊塞烽臺相似未登其半幽
燕一帶諸山俱在目下宋恃此塿防契丹敗盟先事保
聚今則無所用之矣因思南京報恩寺逼近聚寶門外
其塿高入雲表文皇竭天下之力十六年始成當時爲
報太祖孝慈后罔極大恩因以爲名然帝城勝槩一覽
無遺萬一風塵之警城闔盡閉能不寒心昔人云兀朮
登雨花臺則城中飛走皆不能遁況此塿高於雨花臺
二三倍耶

口外四絕

山西舊有四絕俱在石晉所割山後雲中一道中今呼爲口外蓋盡在居庸關之北也曰宣府教場其縱十里橫四十里每督臣視師及巡關御史三年大閱所調山西宣大三鎮將士至俱不滿一角蓋宇內無兩曰蔚州城牆相傳李克用所築無論精堅其甃石光澤可以照面赫連之統萬城不足道也曰朔州營房聞其牆簷外向行人可以避雨房爲尉遲敬德所建尉遲本劉武周故將武周起此地又尉遲爲鄆陽人朔故鄆陽縣也理亦有之曰大同婆娘大同府爲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封國又納中山王徐達之女爲妃於太宗爲僚婿當時

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鼎峙故所蓄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在花籍者尙二千人歌舞管絃晝夜不絕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謂路歧散樂者是也此四絕在宋世俱棄之契丹真可痛惜然蔚州又出佳煤名水火炭燒紅置香爐中不煙不滓其灰如雪亦天下稱最宜府出黃鼠最珍其肥甘脆美此味所無今都下相餽遺皆鹽漬其瘠者以人徒存其名耳

內市日期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人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

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設場貿易聞之內使云此三日例令內中賤役輦糞穢出宮棄之以至各門俱啓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諸小瑄相詈爲推糞者必拳毆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番事興言官建白欲禁內市蓋慮勾引奸細窺伺禁近其說亦是但內府二十四監碁布星羅所設工匠廚役隸人圉人以及諸瑄僮奴親屬不下數十萬人朝夕出入能保其無夾帶交構諸弊乎又請內市不許貨買刀劍諸利器尤爲舛謬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晝夜不絕武庫方資以爲用市上刃缺殘物何足爲有無以此釐奸

未爲通論

廟市日期

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
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
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真僞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
爲吳儂以賤值收之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闕出
者尤爲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審器
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琖之屬初不過數金余兒時尙
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審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子
爲吐舌不能下宜銅香爐所酬亦略如之蓋皆吳中儂

薄侶爲雅談戚里與大估輩浮慕效尤瀾倒至此

京城俗對

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
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常公寺珍
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棋餅對骨牌糕棋
盤街對幡杆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
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尉對紅盔將
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
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
醪醪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

新蓮子衲衲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
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僉書太監對帶刀
散騎勳衛舍人

揀花掃雪

大內每於雪後卽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廷掃雪輪
番出入或其年雪湧有至三數度者輒得官婢所棄遺
簪敝履及破壞淫巧之具以示外人每歲冬俱然亦有
游閑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宮殿者又南京舊制有
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蓋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饌
饈之用今廢久矣五百揀花三千掃雪豈非兩都確對

帳房

今北方所用帳房卽古穹廬也其小如屠蘇團蕉者則
移屯下營及士大夫居恆於郊坰射獵宴飲諸事靡不
需之至其大者可容千人關陝及近虜諸邊文武大臣
按行塞上每遇程頓之所輒張設羅列如隋煬帝離合
木城大將節樓士卒次舍靡不畢備然多以布帛爲之
惟虜中大酋方以氍禦寒妻妾子女以及牛馬羊駝俱
寢食其中如今宣府大同邊口某一路兵馬值其酋帳
房是也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偶供賞花較獵之用未
有絕大者惟正德九年九月陝西守臣奉上命置花氍

帳房凡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廐厠溷影壁圍幙
璽瑜之屬俱備又有游幸出哨聲息諸名號舍先是以
紙裁成式頒示彼中踰年始成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
臥此中不復御齋宮其他巡幸可知矣又最華侈者無
如貂帳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亦上與尙妃在小貂帳
房秘戲而熾至其後則江陵當國遼左帥臣各緝貂爲
帳其中椅榻橙杌俱飾以貂皮初冬卽進歲歲皆然其
後習以爲例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帳房爲
廣野所必需江南則畫鶴文螭敞若華堂迅如奔馬安
所用之

外郡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眞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官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戍豪民於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

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嘗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因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官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櫬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衮冕納之於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真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說耳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嶺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叔恆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歎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壘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嶺左右爲雪山者甚

多王叔恆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塞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色異於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

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佉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鄭州

鄭州在雄縣之南任邱之北其地卽公孫瓚所築易京有東坡詩可攷周世宗取契丹三關以立霸雄鄭三州者霸仍爲州雄降爲縣惟鄭則廢勿治聞文皇帝撤其城土基猶完好竊謂此地爲畿輔要害而去州縣稍遠響馬大夥多盤據其中無守令彈壓任邱合大家又爲

之窩主幾不可詰問宜仍立一縣爲得之城外有藥王廟專祀扁鵲不知始自何年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宣大薊遼諸邊各方商賈輦運珍異并布帛菽粟之屬入城爲市京師自動戚金吾中貴大俠以及名娼麗豎車載馬馳云賀藥王生日幕帟遍野聲樂震天每日蓋搭篷廠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游覽閱兩旬方漸散頃年上偶違豫慈聖爲禱於藥王祠未幾聖躬復元因大出內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王之會彌加輻輳近聞亦徵有權稅入於大內則更宜移一裨將

統勁兵一枝駐其地以防意外之竊發矣扁鵲故鄭人
邢子才亦產此地

入滇三路

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馬湖府以至雲南府屬之嵩明
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雲南武定
府是爲北路自廣西之田州府至雲南之廣南府由廣
南之廣西府是爲南路其自湖廣常德府入貴州鎮遠
府以達雲南之曲靖府是爲中路則今日通行之道也
蜀中粵西兩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惟
建昌爲滇撫所轄尙有商賈間走此捷徑者亦千百之

一耳丁未會試後雲南舉人楊提等上疏請闢牂牁故道出省城竟抵廣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從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陸路竟達常德府其路較今走貴州者凡近三千餘里且列其便有五上下其疏於兵部部中亦是其說但云新路之關事關三省倘新道開而故道不廢每歲協濟滇必有辭若夫裁永昌之兵餉酌錢糧之加派又係邊務民情未敢擅擬上命彼中撫按會議而迄不行蓋貴州本羅施鬼國特以通滇一線強名省會水西安氏力任郵傳以故聲息時聞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則普安以東便成荒徼安氏且據爲橐

中物矣卽使安氏世守臣節而四川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錯壤廣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獷悍難制與水西等耳故談滇事者謂不如仍由黔之便時土酋阿克稱兵據武定府焚劫會城雲南大震至戊申歲猶未平工科給事王元翰建議謂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僅黔中一線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達四川之馬湖西有西粵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過添設數驛塗平水穩旣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亟宜疏關以廣入滇之道由黔由粵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竝進則土司諸夷自失其負固之勢可不煩征勦其疏留中益元翰亦

滇人其說亦猶之楊提也廟堂寢閣迄今不行

貴定縣

貴州省治無府三司俱治貴州宣慰使司隆慶初始立
貴陽府繼又立新貴縣至萬歷己酉復改土司設一縣
同新貴屬府撫按爲請名於朝時福清相公當國居常
謂吾閩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上三字俱同普天無雨
至是黔疏適至乃議命縣名曰貴定得旨如所擬遂與
閩成確對

靈巖山

靈巖山有夫差館娃宮響屨廊浣花池采香徑等勝固

吳中麗矚也其石最佳者中硯材次亦當碑碣諸用年來山麓居民與石戶爲奸據爲已有日夜椎鑿嶮岼頽墮非復舊觀山下有黃伯傳名習遠者以詩游公卿間爲申文定客獨心哀之欲禁止而無力適馬仲良以戶部郎來司許墅關登山慨歎黃遂以禁採之說進馬因出厚價與居民贖此山爲官物立碑刻文永不許斧鑿居民石匠兩失重貨不勝恚恨乃進賂於吳令袁湘真名熙臣者袁雖嗜賄然爲馬所脅持未敢納第心銜之而已時又有吳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婁中王文肅客也會爲諸生去爲山人稱詩流寓襄陽馬少時卽與相識

頃暫歸里詫謂石匠我能遏止使君令若輩售石如初
諸人大喜合貲爲壽周乃大張聲樂邀仲良於山中正
樂飲間周忽談山事云公何苦愛此頑石不爲小民謀
生計仲良已艷然色變忽聞轟然一聲震動山席坐中
大驚問之則運斤轉石者從山頂椎下大峯墮至山趾
也馬大怒命捕之悉已逸走乃卽周席上以歌童偃蹇
扑之洩忿不終宴而別周慙甚私進讒於袁令謂馬使
君知公以靈巖爲外府將不利公矣周已篤老數月忽
病死周之子謂事起黃伯傳謀復此山以致乃翁受鬱
不起訐之袁令袁立捕黃笞之三十囊三木於通衢周

之子又以不潔汚其面責其輸貨以免時仲良瓜期已滿方候代亦無計脫之吳中士人與申文定皆不直其事合詞祈哀於袁令黃始得釋而馬袁遂成深仇又逾年丁巳大計則襄陽鄭太宰爲政亦識周中石袁因得以蜚語中之馬亦自用他事開罪於吏垣遂外貶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矣一山之廢興不足論二官之貞貪不必問卽二吳儂之是非亦不暇辨獨宦游此地者別無他隙因山人爭構起見兩敗俱傷冠進賢者尙愛此輩如嗜痂然何耶馬仲良一去任鑿石者彌山互谷琢伐之聲晝夜不絕今山腹已枵千載名勝夷爲

城陀再一二十年吳中無靈巖矣

風俗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寶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冊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腫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鬪於波浪中畢事精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間有黠者預升

茂樹濃陰之中俯首密窺始得其情狀如此又象性最
警入朝遲誤則以上命賜杖必伏而受箠如數起又謝
恩象平日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卽
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列定序出入綴行較
人無少異真物中之至靈者穆宗初登極天下恩貢陛
見朝儀久不講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
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譴責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時
謂明經威儀曾羣象之不若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
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
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

多及駕輦馱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
病不能入朝則倩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求替
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嬌栗銅鼓諸聲人觀者持錢
昇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
首鳴鳴出聲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撤屋倒樹人畜
遇之俱糜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
預以巨繚縻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緹帥申報
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
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殘穢京師彌文大
抵皆然

傅粉

婦人傅粉固爲恆事然國色必不爾古來惟宮掖尙之北周天元帝禁人間傅粉但令黃眉黑妝已屬可笑但北朝又笑南朝諸帝爲傅粉郎君蓋其時天子亦用此飾矣予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頸以表晬穆意其言或不妄至男子如佞倖藉閣之屬所不論若士人則惟漢之李固胡粉飾面魏何晏粉白不去手最爲妖異近見一大僚年已耳順潔白如美婦人密謁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昔齊文宣帝剃彭城王元韶鬚鬢加以粉黛目爲嬪御蓋譏其雌懦耳今劔珮

丈夫以嬪御自居亦怪矣金自章宗後諸士亦多傅粉
爲臣下所竊諺豈宋世帝王亦有此風而完顏染之耶
若乃陳思王粉妝作舞駭天下之觀李天下粉墨交塗
分伶官之席此不過狡獪戲劇耳

小唱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爲娛於是
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此輩狡獪解人意
每遇會客酒筍十百計盡以付之席散納完無一遺漏
僮奴輩藉手以免訶責然詞察時情傳布秘語至緝事
衙門亦藉以爲耳目則起於近年人始畏惡之其豔而

慧者類爲要津所據斷袖分桃之際賚以酒貲仕牒卽
充功曹加納候選突而弁兮旋拜丞簿而辭所歡矣以
子目覩已不下數十輩甲辰乙巳間小唱吳秀者最負
名首揆沈四明胄君名泰鴻者以重賂納之邸第嬖愛
專房非親狎不得接席時同邑陳中允最稱入幕後爲
御史宋壽所劾云與八十金贖身之吳秀傾跌於火樹
銀花之下仕紳笑之大抵此輩俱浙之寧波人與沈陳
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臨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兒
童無聊賴亦承乏充歌兒然必僞稱浙人一日遇一北
童問汝生何方應聲曰浙之慈谿又問汝爲慈谿府慈

谿州乎又對曰慈谿州再問汝曾渡錢塘江乎曰必經之途又問用何物以過來則曰騎頭口過來蓋習聞儕輩浙東語而未曾親到遂墮一時笑海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託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毆訐告提牢官亦有分割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

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凹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習尙成俗如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童爲厮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色爲旃羅舍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念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

七八尺置門外蒸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紉縷如
膾和以鹽醢生食之問其原則是日爲洪武間遣待制
王忠文禮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醜以此立節亦
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
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
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
不少矣

錢爾載按袁懋功滇記云南詔皮邏雖滅五詔得其
土地而遺裔尙存乃於國中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
陳設錦繡戶牖板楯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脂者每宴

臣下登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

滇載記作仲夏

二十五日

值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詔助奠至期祭畢舉宴延衆

登樓歡飲須臾皮邏閣佯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

詔酋領盡死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於是夕

衝巷皆舉火名曰星回節

俗言火把節野史作火節又南詔通記漢時有酋長

曼阿奴爲漢將郭世忠所殺其妻阿南漢將欲妻之贈以衣飾阿南恐逼已給之曰能從我三事則可一作幕次祭故夫二焚故夫時衣易新君衣三合國人徧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篝火其下阿南袖刃出合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引刀自斷身撲火中國人哀之以是日然炬聚會以弔節婦亦名星回節

葢臘月二十四日也

滇記二十三卷爲雲南巡撫袁香河

懋功

所著時康

熙六年丁未至卅三年甲戌雲貴總督丁廣寧奏巖
思孔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無
所聞後見人言諸葛武侯抵滇已昏暮百姓喜因執
火把迎之因沿以爲節惜未記詢其何日也與沈袁
所記又不同附此以備攷訂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中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地有
千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纒以作帛
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纒纒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
地中間聲卽跳出小羊無數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中
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
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
彼土者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疑之耳又如吳中之
種鱉以莧菜和鱉剉成小餞與牝豕食之久之豕產小
鱉以百計畜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鱉是
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斤
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多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
亦未必肯信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

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膾絕則食水草與所紀略同
但不云種耳元人白珽詩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
如兔食之肥美

同川浴

古云粵中多蛾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
余未之信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沈云余令番禺時
初不知有此風蓋令居廨署不及見耳及謫戍神電衛
閒居每飯後羣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則痛答之
日爾輩亦效權奸欲棄擲我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飯
罷微伺之則僕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濱

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堵略不羞澀始知此曹寧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余因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豈但不加箠楚而已每遇飯飽則我先羣奴出門矣因抵掌大笑此風不知今日尙然否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僧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媪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

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
民通婚姻卽積鏹巨萬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
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余幼時亦會服其藥
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竭力
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
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
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
等名色從不見書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
戰歿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翦爲臣虜何以自晉陽

徒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有貨也是皆不可曉

技藝

鬪物

聞牛鬪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鬪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鬪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羣妾據地鬪蟋蟀置邊遞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尙有以

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今宜審蟋蟀盆甚珍重其
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
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鬪雞爲唐元
宗所好然金距芥羽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晉
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一鵝至直錢五十萬鬪鴨
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
矣袁中郎云曾見鬪蟻閩人多誇鬪魚余俱未得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故籍錦衣賞
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

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甚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鉦笙簫之屬無不畢舉酷似其聲老穉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余幼不及從比余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常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余有神技可閱旣酒闌出之亦一替者以小屏圍於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取薑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

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爲閩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詰辨種種曲肖廷下喧闐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舖中姦情遂拖夾拶諸刑紛紜爭辨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余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宋時譚語

北宋全盛時士大夫耽於水厄或溺於手談因廢職業被白簡去位者不絕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楸枰曰木野狐又有以燒煉破家者則以丹竈爲火花娘京師

無賴誘藏婦女於大溝渠之中自稱爲鬼契樓其名甚夥本朝熟茶經者甚少至近年芥茶盛行其價負絕幾與蔡君謨小龍團相埒余所見馮開之祭酒周本音處士皆精此藝而長興之洞山茶遂遍宇內今上初年有方子振者以弈冠海內因而致富入貲爲上舍得廣東憲幕而出又有林符卿者以少年繼之名與方並馳諸貴人禮爲上客家亦起矣惟黃白一事智者多笑之而高明士大夫反篤信不怠如董思白太史陳眉公聘君皆酷好之此亦何異陳瑩中之談星命蘇子瞻之求長生乎今都下溝洫亦廣往往爲椎埋剽竊者所窟穴或

化爲樊樓理亦有之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烏銜字雀銜錢犬踏橇羊鳴鼓龜造塢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遍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鸞技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之則羣鬪交戰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

之此更古來所未有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物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間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亙古未聞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余髫年

見吳大參

國倫

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

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

新吳

江沈吏部

璟

無錫吳進士

澄時

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

卽老優名侶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

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姻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

昂

張緹帥

懋忠

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踴擲通於擊刺正

徹俟木色不足異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終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